

冷凍庫

作者原註：我們假定本劇發生於西元二千五百年，由於體溫的改變，使所有新陳代謝的作用停止一年，因此「冷凍人」就可以接受器官的整容，諸如化學檢驗，移植塑膠器官，過濾膽汁，清滌血漿等。在該國度裏，凡年齡超過六十五歲的，都有義務去接受冷凍療法，就如同我們目前所實施的退休制度。經過這一年的醫療；一個人的壽命可以延長四十年——要是接受了器官的整容，甚至可以達到生理上的返老還童。人類刻正面對「自我防衛」的計劃，企圖重而釐定人種改良的方案——歷史上所謂的「雅利安族」，男人和女人有系統地被灌輸以「聖靈懷胎」（Immaculate Conception）式的新觀念——致力於協調精神和物質之平衡的結果。這就是下一個理性的世代，不帶絲毫感情色彩的線性邏輯（linear logic）在官能上僅具備單一的思維方向。本劇裏的三個角色，正是循此方向，試圖去證明生命構造之不朽。譯者註：雅利安族（Aryan race）係白種人三大別支之一，屬Aryan派，又稱為印度歐羅巴族（Indo-European）包括：梵語、波斯語、希臘語、拉丁語、條頓語及英語、德語、意大利等語系。

人物：由於該時代並不去考慮一個人姓啥名何，因此本劇出現的三位角色都沒有姓名。（二男一女）

男人：典型的英國人。他身上，除了多少還有些聖誕夜讚頌基督的氣息，實在沒啥令人感動的特質；是該時代最落伍的人，只有這一點才足以證明他多少帶有幾分性感和靈性。他相信：人生充滿了死亡的陰影，並對自己的前程有所期盼，瞭解上帝的衝動一直在他的腦海裏激盪着。基於此，他一向扮演着異鄉人的角色。

女人：依該時代的眼光，是標準的美人兒。剛渡過她的第一次冷凍生涯，臉上的皺紋整平了，時間的痕跡只遺存在她的心智中；行動已有老邁的跡象，却矢口否認自己已屆六十七高齡。沒有個性，也不會有感情的束縛；狠毒的阿利安人，十足男性化，跟她的配偶，男人，實在找不出絲毫互相配合的特徵。

大夫：性格以及其他的條件都和女人類似，只不過顯得更女性化。他的長相就像是該時代所要求於他的，其云為思想亦然。生理機能旺盛得像株蕃石榴似的。

佈景：設計單純的幾何造型。幕後的垂飾係一片陰沉而帶斑點的古褐色調，使人聯想到達文西的「最後晚餐」的背景，兩側的壁牆應設計得與之配合；不論從平面或三度空間的角度，上述效果都應該刻意地加以強調。同時，觀眾必須注意到長方形桌子所象徵的意義，達文西原畫的構圖被下列的佈置所取代：基督的座席空空，男人坐在長桌的右端，女人在左端。幕左有一扇灰色的門通往冷凍庫。啓幕後數分鐘，唯一的音響係女人所造成的；她在座位上帶着耳機，隨耳機聽到的電子音樂以鼻音吟哦着，其聲嚶嚶似似弦樂所發出的，予人強烈的刺激感。

男人：（漸激動，站了起來，自怨自辯語氣十分強烈）不不！我不要！我死也不去幹那傻事！（女人聚精會神地望着前邊，依然輕輕地，不合調子地哼着。男人繞過桌子之後慢慢走到女人的後側，然後在她的前面喊了起來，想引起她的注意）我不要！（女人不經意地抬頭望了一眼，又自顧哼了起來；間歇地伴着韻律。男人鹵莽地靠向她的椅子，而後以拳擊椅背。女人徐徐地移開耳機，毫無表情地

Candice Bergen 原作 項素女翻譯

抬起頭)。

女人：別老是惹我煩行不行？

男人：怪啦，親愛的。他們不是說妳我之間沒啥分別嗎？食物、飲料，沒啥距離存在。他們說，為一對配偶創造出同樣的環境是可能的——他們要使得我倆具備同樣的生活條件，劃一我倆的思想模式。不管一個人喜歡或憎惡，反正大家的慾望都是一致的。這個國度所需求的，不是人們個性的發展，而是他們統治的方便。（女人假裝一直在聽他的話，帶幾分不耐地把耳機往後挪。男人轉向她做個手勢）舉個例來說，親愛的，就像妳，腦子裏想的盡是唯唯諾諾。去年，當妳走進冷凍庫時，我着實難過了一陣子，我一向很少有這種情形的。妳該知道，人類一如往昔，百年前常有令人驚喜的事情，但沒有我們的份。一無是處的信條，牢牢套住了我們的行為準則。我仍想像得出妳去年的樣子，妳看來比我老多了，也不如現在來得嬌媚，妳比我大上十歲，當我們被分配成對時，妳毫無意見，那是妳上了年紀以來心情最好的一天。回想多年前，妳拿着妳的刺繡，蹦蹦跳跳地跑出門去，一路還扯着大夫的臂膀，（越過女人，善意中兼有嘲弄地撫摸她的臉頰，瞧着她）現在，妳又在我面前耍這一套了。他們千方百計要使妳重返青春，對妳施行全身的整容手術，但是，我的甜心，他們忘了妳的生殖能力再也無法恢復；即使妳的心臟得以更新，脈博如鐘擺般健全，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，愛人，妳心靈的土壤是貧瘠的！他們根據所謂的「遺傳優生組合」，硬要我們結髮白頭；我們已經為國家結出了一大串完美的果子，我們阿利安族的後裔。妳還記得頭兩胎懷孕時嗎？經過檢查，國家就給了我們一筆額外的津貼。可是我看不到妳的基因，親愛的，對妳而言，「慾望」實在沒啥意義。

（女人，非常激動地，在椅子四周走來走去，很生氣地扯着椅子。）

女人：干你啥屁事？你非得把我逼瘋不成，難道你想把整個身體的重量都壓在我的神經上！

男人：（很小心地避開她，神情愉悅地說）別煩，別煩，使妳感到煩的那條神經很快就會被切斷了。換句話說，他馬上就會出現在妳面前。

女人：（態度和語氣都顯得曖昧）誰？（先是望着他，突然間明白過來了。這時我們第一次從她的表情上，發現一些有關感情的跡象，一陣沾沾自喜後，就裝得漠不關心的樣子。）喔？你是說今天？今天你就要進入冷凍庫？

男人：（走下階梯）就是今天，乖乖！可是，我就是不幹，說什麼我也不幹！至於妳，妳只要挨過了這幾年，妳就可以生活得很自在了。我會盡量提醒自己，不去惹妳心煩，我只要再活五年就夠了，然後我就悄悄地從這個世界消逝，永遠離開這個國度。更重要的是，陽光所加諸我形體的光輝，將從妳的周圍逐漸消逝。不論對妳或對我，這件事實在充滿了趣味性。妳可以重享妳的青春，去廝守另一位較稱心的伴侶。至於我，當死神降臨時，我不會畏縮或逃避。到最後的一刻，我仍會說聲感謝妳的話。

女人：你儘可以隨心所欲，可惜你沒有選擇的餘地。莫不是你瘋了？你那種混沌得可以的想法一直和別人格格不入，我真不懂，你怎麼會有這種鬼念頭？別忘了，我們都是國家的財產，一旦他們決定要冷凍誰，他們就會這麼做的。我個人倒是挺支持國家當局的政策。國家一向對我們不錯，自從我和大夫攀上交情以後，只要你願意，你隨時可以使用冷凍庫裏我私人用的冷凍箱。說真的，我實在不懂，你到底在遲疑什麼？我個人專用的那個冷凍箱是設備最好的一個。（門鈴響了，音調很高）大夫

來了，讓我們等着瞧，大夫會不會同意你的計劃。

（女人走去開門，大夫進來了。他一身鐵灰色的打扮和冷凍庫的門一模一樣。向男人走去，彼此把頭甩向右邊，算是打招呼。）

男人：你好！我決定不去了。很抱歉，給你添了不少麻煩。我想，我最好還是照着以前人們一慣的方式，去面對死亡。

大夫：（採取一種護衛的姿態）你這麼做對嗎？爲的又是什麼？這絕不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所應該有的觀念啊！你真是瘋了！

男人：我就是要向這種一廂情願的觀念挑戰！難道他們不明白，人類所選擇的一切原則都是相對的嗎？包括信仰和死亡在內。難道一個人可以嗾使另一個人，而兩個人就可以控制一整批的人羣？一個世紀以前，有些人宣判了宗教的死刑；他們不知打那兒揀到了那一項原則，就這樣把鬼名錄甩到九霄雲外，連死亡也失踪了。潛意識的苛責一直默默地啃蝕我們的心腹，其勢雖隱，却狠狠地逼了過來。它正是自衛的表徵。當地面上的一切都消失，唯有死亡永遠存在。它是唯一可資信賴的事件，不變的特質，總在那兒把你推向生命的邊緣。而現在，妳們還有什麼是可信賴的？

大夫：我們的國家。

男人：人們依着死亡來安排他們的生活進度，這說明了時序之於生命過程的保障。面對即將進行的事件，設若缺乏了外來的壓力，我們勢將感到無所事事。明天如此，永遠亦如是。這並不意味著我一步步地走向墳墓，而是我一天天地走入生命的核心。死神君臨一切生存意識，人類毫不例外地接受其審訊，面臨其考驗。想想看，一旦死神抓住了你的脖子，將會發生些什麼事情？肉體的復活？抑是永生？對於那些我們可能超越的經驗，爲什麼不使它形成更爲可貴的經驗？生活並不意味著痛苦，因爲那是邁向更高的生命層次的階石。人生過程中的不平等，似乎暗含着死後在他種意義上的補償。或許過程愈是坎坷，死亡後就愈逼近涅槃的境界！我們何能知悉來世的景象？要不是來自某些因素的驅策，我們今天又能知道些什麼？

（男人顯得悲痛欲絕，整個身子癱瘓在椅子上。）

大夫：（心平氣和）難道你忘了，自從理性統攝一切權勢之後，人類就處心焦慮想探求長生不死？它意味着一種不朽的，神聖的意願，再而三地鞭答人們的心智。在這以前，它一直是人們所夢寐以求的，而今却是活生生的事實。你對死亡的觀點，如果依若干世代以前的標準是正確的。但是，在今天，人人都可以不朽了，你大可高枕永生的夢境了。用不著你告訴我，在遇難的船隻上，你如何拋棄原屬於你的貨物。我們廢棄死亡，乃是因爲死亡對我們毫無實用價值——它和我們所秉持的人生哲學背道而馳。我們所渴求的是完美的人生境界。

男人：聽來還蠻能自圓其說的！

大夫：至於你所說的信仰，能給我們些什麼利益？宗教不過是因恐懼死亡而引起的心理反應，他們竟然依附這種瀕屍的狀態來支撐生存的信念。上帝只不過是死亡時一刹那的迴光返照——那麼上帝和死亡又有什麼區別？這種種古董觀念，早被貯藏在博物館裏了。（向男人處移動，友善地把手搭在男人肩上。男人撲地坐下，斜歪著頭。）想想看，你將有個重生的機會，你將會，呃，發現一個嶄新的自我。（輕拍他的肩膀，而後將他舉了起來。男人忽然顯得老態龍鐘，失聲而哭。）瞧，數不清的好處在等著你。這也是國家既定的政策，除了走完這條路，你沒有選擇的餘地。（大夫帶着男人，

冷凍庫

慢慢通過舞台，走向冷凍庫。推開門，男人站住了，厭煩，無精打采，雖在「國家」的前提之下，也抗命如昔。微微啜泣，其聲令人不勝唏噓。）

男人：（頗顯虛弱）我就是不想進去。我就是不幹！求求妳，別再逼我了，求求你……（絕望地盯着他太太。然後轉身面對着門，再也無所需求。楞楞地站住，毫無表情地注視觀眾。）我所需要的僅僅是知道事實的真相，我希望死去。別剝奪我的機會！（靜靜地走入冷凍庫，大夫將門反鎖。女人向大夫走過去，當他們擁抱在一起時，由於不自禁地興起性慾的邪念，而顯得很不自然。）

〔此時逐漸降低劇院內之溫度，及至稍低於零度時，幕落。〕

作者簡介

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七日，數以百萬計的電視觀眾們，無不將眼光集中於好萊塢一年一度的「明日之星」選拔會上。當那五光十色令人滿懷興奮的黃昏行將消逝時，頒給最有希望的國際女星的大獎宣佈了。斯時，得獎人 Candice Bergen 正伴同她家人往加州的 Bel Air 去渡假。自始，她就被製片家們公認為第一流的新進女星。此後短短的三年，由於下列五部影片而鞏固了她在影壇的地位：

The Group The Sand Pebbles The Day the Fish Came Out Live for Life
The God Game

根據這位影星的現身說法，寫劇本和攝影乃是「唯一令我感到自我滿足的事」。

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 Bergen 誕生於 Beverly Hills（據她日後的描寫，該地「在 Bel Air 近郊，滿是蔓莖植物和人工草地，而且街道上沒有廢棄的空罐子。」）她最初在加州受教育，而後至華盛頓特區的教會學校和 Switzerland，最後在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主修藝術史和文學創作。大二時寫了本劇（The Freezer）的草稿。同時，她也獲得了校內演劇和攝影兩項大獎。

當在賓州求學時，她常到紐約擔任特約模特兒。紐約之行造就了她第一次的拍片機會，也就是 The Group 一片，一九六五年的整個暑假全部花在這部片子上。

除了從事忙碌的演員生涯，她還為雜誌撰寫電影本事。（一九六七年，「騎士」Esquire 這本刊物還特別刊載她自己的作品：Is Bel Air Burning）最後，她終於決定將「冷凍庫」（The Freezer）改編為電影劇本。

這位作家兼演員的瑞典後裔，也是滑雪、網球、騎術的好手。